

名

人

述

怀



(苏) 新登字007号

名人述怀

作者：斯 人

责任编辑：张昌华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南京7214工厂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25 插页 2

字数：215,000 199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3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412-7/I·393

定 价：4.4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	弗洛伊德	自述
7	高尔基	自传
12	马雅可夫斯基	我自己
18	叶赛宁	自传
23	鲁 迅	自传
26	林语堂	自传
48	茅 盾	自传
54	冰 心	自传
58	老 舍	自传
60	拉格尔克维斯特	父亲与我
66	朱 德	母亲的回忆
72	胡 适	我的母亲
79	朱自清	给亡妇
85	丰子恺	给我的孩子们
90	蒋经国	给妈妈的一封信
97	杨 绛	回忆我的姑母
119	三 毛	梦里花落知多少
140	贾平凹	祭父
154	歌 德	我的初恋
166	乔治·吉辛	历尽艰辛话买书

174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我的艺术生活
186	罗曼·罗兰	托尔斯泰征服了我
189	丘吉尔	我与绘画的缘分
196	麦克阿瑟	责任·荣誉·国家
204	甘地夫人	妻子·母亲·领袖
218	蔡元培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230	何香凝	廖仲恺遇难前前后后
241	闻一多	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248	瞿秋白	多余的话·告别
254	张学良	回忆西安事变
269	梁实秋	回忆抗战时期
284	沈从文	一个老战兵
290	编后记	斯 人

弗洛伊德 (1856—1939)

自述

弗洛伊德，奥地利心理学家。犹太人。1873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后挂牌行医、在大学执教。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被迫移居英国。毕生致力于精神分析学研究。著有《梦的解析》、《图腾与禁忌》和《精神分析引论》等。

本文节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弗洛伊德自传·第六章》，1987年版。

.....

我对自己在宗教心理学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较高，这一工作是以证实强迫行为与宗教活动或仪式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一九〇七年）为开端的。那时，我对两者之间的深层关系还未了解，就认为强迫性神经症是变相的个人宗教，而宗教则是一种普遍性的强迫神经症。后来荣格在一九一二年令人信服地指出，神经病患者的精神产物和原始人的精神产物之间有着广泛的相似性，这才使我把注意力转到这个问题上来。我在收于《图腾与禁忌》（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一书的四篇文章中指出，原始人对乱伦的憎恶甚至比文明人更为显著，为此，他们订立了专门性的防范措施；我考察过禁律（表现为道德约束的最初形式）与矛盾心理（ambivalence）^①之间的关系；通过宣扬“泛灵论”的原始宇宙观，我还发现了过高估价心理现实意义的原因——对“思维万能”的信仰，其根基也在于巫术。我将它与强迫性神经症作了全面的比较后指出，许多关于原始人精神生活的假设在那种奇异的病症中仍能适用。然而，使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图腾崇拜（totemism）——原始部落中最早的组织体制，它把初期的宗教和少数占绝对优势的禁律与处于萌芽阶段的社会秩序连为一体。被尊崇者始终是一只动物，氏族声称他们就是该动物的后裔。许多迹象表明，每一个民族，即使是最文明的民族，都曾经过图腾崇拜这个阶段。

我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文字来源^②，就是 J·G·弗雷泽^③的几部名著（《图腾崇拜和异族通婚》、《金枝集》），那里荟集了许多重要的材料和观点。但是，弗雷泽在阐述图腾崇拜方面并没有什么影响；他在这个问题上观点有过几次重大改变，别的人类学家和史学家的看法似乎也游移不定，并且很不一致。我研究的前提是，图腾崇拜的两条禁忌（不准杀害图腾，不准与同一图腾氏族中的妇女发生性关系）与俄狄普斯情结的两要素（弑父娶母）之间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因此，我就想把图腾兽与父亲等同起来；其实，原始人显然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把图腾兽尊为氏族的祖先。后来，精神分析学方面提供的两项事实也帮助了我，第一，由于费伦茨正巧对一个儿童做了一次成功的观察（一九一三年），因而就有可能谈论“幼儿时期图腾崇拜回复”的问题；第二，对儿童身上早期恐兽症的分析经常显示，动物就是父亲的替代物，在此，俄狄普斯情结引起的惧父心理转变成了对一种替代物的恐惧。这样，只要再进一步，就可以把弑父看成是图腾崇拜的核心、宗教形式的起点。

在我接触到 W·罗伯逊·史密斯^④的《闪米特人的宗教信仰》一书以后，所缺的部分得到了补充。史密斯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者，同时又是物理学家、圣经研究专家。他在介绍所谓的“图腾餐”（totem-meal）时，认为这是图腾崇拜教中的一项基本内容。每年一度，平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的图腾兽，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当着全氏族成员的面被宰杀、吞食，然后再受到哀悼。哀悼之后，便出现了盛大的宴乐场面。达尔文曾经假设人类最初都以部落为生，每个部落由一位强悍凶暴、又好妒忌的男子统治着，当我进一步考虑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眼前出现了下面一些假想，确切地说，是一种幻象：原始部落中的父亲由于是个不受任何约束的独裁者，因此霸占了部落中所有的女人；他把儿子当作危险的情敌，将他们都赶尽杀绝。有一天儿子们终于聚集在一起，合力推翻、杀死并吞噬了他们的仇敌、同时也曾是他们的理想——父亲。这一行动之后，他们相互之间发生了利害冲突，因而谁也无法继承父亲的地位。一系列的失败和悔恨，使他们懂得了在彼此间应达成一项协议；他们通过为防止再发生此类事情而举行的图腾仪式团结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以兄弟为主体的氏族，并一致同意放弃对那些引起他们弑父的女人的占有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去找外族女人，这就是与图腾崇拜有着密切联系的异族通婚的起缘。而图腾餐是上述可怕行为的节日纪念仪式，它是人类犯罪感（或曰“原罪” original sin）的起源，也是社会体制、宗教以及伦理道德约束的发端。

现在，不论我们假设也好，不假设也好，这样一种可能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不仅使宗教形成于父亲情结的范围之中，而且还以支配这一情结的矛盾心理作为宗教的基础。当图腾兽不再成为父亲的替代

物之后，这位既可畏又可憎、既受尊敬又被妒忌的原始父亲，便成了上帝的原型。儿子对父亲的反抗与挚爱既彼此冲突，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妥协，即一方面试图赎弑亲之罪，另一方面还想保住自己已经获得的好处。这种宗教观极其清晰地表明了基督教的心理基础，我们知道，图腾餐仪式在基督教中仍旧以圣餐的形式保留了下来，只是稍有了些改动。不过我想说明一下，这最后一点不是我的创见，我们可以在罗伯逊·史密斯和弗雷泽的著作中找到他们的有关论述。

人类学家西奥多·莱克 (Theodor Reik) 和 G. 罗海姆 (G. Roheim) 根据我在《图腾与禁忌》中的思路，在上述方面继续进行了探讨，他们在一系列重要著作中对我的思想加以发展、深化并作了修正。后来，在研究“无意识犯罪感”（它在神经症的受苦动机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的过程中，在进一步建立社会心理学和个体心理学联系的尝试中，我又不止一次地回到上面那些问题^⑥ 除此以外，我在解释催眠的易感性时，还采用了人类发展过程中“原始部落”时期的古代遗物这一观点。

顾闻 译

① 中译注：弗洛伊德首先用这个概念来说明一个对象身上同时存在着对立的冲动、情绪或意向。后来一般用于指一种既爱又恨的倾向。

② 英译注：本段及下面一段在1924、1928和1948年的版本中均由小号字体印出。

- ③ 中译注：J·G·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年），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
- ④ 中译注：W·罗伯逊·史密斯（W. Robertson Smith, 1846—1894年），苏格兰闪米特研究专家。
- ⑤ 英译注：见《自我与伊德》（1923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年）。

高尔基 (1868—1936)

自传

高尔基，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高尔基”的意思是苦命人。他家境贫寒只读过两年书，先后当过学徒、码头工等。

他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母亲》，自传体三部曲《童年》等。他熟悉俄国下层人民生活，作品大多描绘俄国专制制度下人民的苦难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反映了人民的觉醒和战斗的历程。

本文选自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苏联作家自述》，1984年版。

1869年3月14日^①，我生于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父亲是士兵的儿子，母亲是小市民。祖父做过军官，因残酷虐待部下而受到尼古拉一世的降职处分。这个人粗暴到这种程度，致使我的父亲从十岁到十七岁期间从家中逃跑过五次。父亲最后一次成功地永远脱离了家庭——他从托波尔斯克徒步走到尼日尼城，在那里给一个挂帷幔的匠人当了学徒。看来他有天赋，也识字，二十二岁时，科尔沁（现为卡尔波瓦）轮船公司就指派他做阿斯特拉罕办事处的主任。1873年由于受到我的传染，死于霍乱。从外祖母的话中可以看出，父亲是一个聪明、善良和非常愉快的人。

外祖父是从做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发迹的。沿伏尔加河拉了三趟纤，他就成了巴拉赫纳的商人扎耶夫的商船队的纤头，后来从事染线，发了财，在尼日尼城开设了大规模的染房。不久他就在城内购买了几所房屋和三爿印花和染布的作坊，当选为行会的首领，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三届共九年，后来因为没有选他做手工业行会的头领，他感到受了污辱，辞了职。他笃信宗教，专横到残忍的地步，吝啬到病态的程度。活到九十二岁，在临死前一年，1888年，发了疯。

父亲和母亲是“私奔”结婚的，外祖父当然不能把自己心爱的女儿嫁给一个出身卑微、前途渺茫的人。我的母亲对我的一生没有任何影响，她认为我是父亲死亡的原因，因而不爱我，她将要再嫁之

前，就已把我完全交给了外祖父，他从《圣诗集》和日课经开始了对我的教育。后来，七岁的时候，送我上了学。我在学校学习了五个月，学习得不好，我憎恨学校的制度，也恨同学们，因为我总是喜欢独自一个人呆着。我在学校感染上天花之后就辍了学，以后再也没有复学。这时我的母亲患急性结核病死了，外祖父也破了产。外祖父家是个非常大的家庭，因为两个儿子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孩子，都同他生活在一起。在这个家庭里，除开外祖母这位善良得令人惊叹的、勇于自我牺牲的老太婆外，谁也不喜欢我。我终生都将带着热爱和崇敬的感情怀念她。我的舅父们都喜欢日子过得痛快，也就是喝得、吃得又多又好。喝醉之后，通常是互相殴打，或者是与客人打（我们家里的客人向来是很多的），再不就是殴打自己的老婆。一个舅父打死了两个老婆，另一个打死了一个老婆。有时候也打我。在这样环境里谈不上任何智力的影响，况且我的亲属都是半文盲。

八岁那年把我送进鞋店当“小伙计”，但两个月后，我被滚开的菜汤烫了双手，被老板打发回外祖父家。伤愈后，外祖父把我送到远亲绘图师家做学徒，但过了一年，由于非常艰难的生活条件，我从他那里跑了出来，跑到轮船上给厨师打下手。他是近卫军的退伍军士，米哈依尔·安东诺夫·斯穆雷，一个有着惊人的体力、粗鲁、读过很多书的人，他唤醒了我读书的兴趣，在这之前，我厌恶书

籍和一切印刷物，但是，我的教师用打骂和爱抚迫使我相信了书的伟大意义，爱上了书。第一本使我高兴得发狂的书是《大兵如何搭救彼得大帝 的故事》。斯穆雷的整整一个箱子都塞满了大多是皮革面的小开本书，这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奇特的图书馆。那里既有涅克拉索夫的作品，也有埃卡尔特高森的书，既有《同时代人》杂志，也有安·拉德克利福的书，有1864年度的《火花》杂志，也有《信仰的盘石》，还有小俄罗斯语的书。

从生活的这个时刻起，我开始阅读所有落到手上的书籍；从十岁开始写日记，把从生活和书本中得到的印象记录进去。后来的生活各种各样，非常复杂：我离开厨房，再度回到绘图师那里，以后卖过圣像，在格里亚齐——察里津铁路做过守夜人，烤制过面包，住过贫民窟，几次徒步游历过俄罗斯。1888年，在喀山生活时，第一次结识大学生们，参加了自学小组。1890年，我感到在大学生中间没有找到自己应做的事，又去旅行。从尼日尼走到察里津，穿过顿河区、乌克兰，进入比萨拉比亚，又从那里沿克里米亚南岸到库班，到黑海。1892年10月，我住在梯比里斯，在那里的《高加索报》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特写《马卡尔·楚德拉》。我受到很多赞扬，返回尼日尼后，我尝试为喀山的《伏尔加信使报》写短小的故事。报社都满意地接受并登载出来。我把特写《叶美良·皮里雅依》寄往《俄罗斯新闻》——也被接受并发表出来。或许我在这

里应该指出，地方报纸发表初学者的作品，容易得确实惊人。我认为，这应该表明，或者是编辑先生们极为善良，或者是他们根本没有文学嗅觉。

1895年，《俄国财富》（第6期）登载了我的短篇小说《契尔卡什》，《俄国思想》杂志（不记得是哪一期了）发表了对它的评论。同年的《俄国思想》刊出了我的特写《错误》——似乎没有反响。特写《苦闷》1896年发表于《新语》杂志，评论见《教育》10月号。翌年三月，在《新语》发表了特写《柯诺瓦洛夫》。

迄今为止还没有写出过一篇使我自己满意的东西，因此我没有保存自己的作品，所以不能寄去。我的生活中似乎没有什么非凡的事件，而且我也不明白，这些词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1897年

张羽 戈宝权 曹葆华 译

① 据文献查明，高尔基出生于1868年3月28日（16日），
——原编者注

马雅可夫斯基 (1893—1930)

我自己

马雅可夫斯基，苏联俄罗斯革命诗人。早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因从事地下工作反对沙皇，多次被捕。

他于1909年在狱中开始创作。主要作品有长诗《列宁》、《穿裤子的云》和《开会迷》等。1919年起参加“俄罗斯通讯社之窗”工作，他擅长用讽刺诗和宣传画反映现实生活。

本文选自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苏联作家自传》，1984年版。原文较长，有删节。